

游牧人的永恒（Nomadic Eternity）

泥地覆盖上手織的地毯
莫汉请我坐下
花生 甜枣 椰饼
他的姐妹陆续摆着
一瓶刚挤的羊奶 一壶茶
我推辞了羊奶 莫汉说：
“茶还得等一等...”

在瓦尔扎扎特（Ouarzazate, Morocco）
雇了位柏柏尔（Berber）青年名叫莫汉穆德
上了他的越野车 进入撒哈拉
没有多想 直到在 agdz
转入旷野才开始忐忑
是有些欠考虑
窗外视野愈加荒芜
柏柏尔青年低声祷告
我肚子开始犯嘀咕



相处两天
渐渐轻松起来
想 他要是想绑架我或吃人肉
第一天就该下手了
我叫他莫汉 我们一起吃塔金鸡
喝可口可乐

今早过了摩洛哥河后，莫汉
问我 可不可以路过他大漠中的家
探探母亲？“我和大哥住在瓦尔扎扎特
母亲还住在沙漠中 好久不见了”
我点了点头
感觉越野车便轻快了起来



塔金鸡 Tagine Chicken

穿过峡谷 攀过俩个
大沙丘
土石堆成的房子许多
已可以瞧见
经过一片石林
小小尖尖的石头摆的挺整齐的
莫汉说：“每两块石头界定一个坟
头部的石头较大 脚部石头斜摆是女的”
“那么大的沙漠 这么简单的坟墓？”我问着。
他说 他们柏柏尔人的祖先
多游牧 从一河谷到
一河谷的迁徙
干旱和战争间 千年流离



“游牧人的空间是临时的 不计较永恒吧!?”

绕过村女打水的井
转个圈儿 停在个土房的小门口
两位姑娘闻声出来 莫汉的姐妹
一个白皙 一个稍黑
脸庞都圆满
点了点头 伸出手来轻握了一下
放在左胸前...



“... 茶该好了!”
莫汉将茶壶高高悬起
茶水射入空杯
注满 将茶水倒回壶里
再注满 “需要三趟”
莫汉说：“茶 薄荷与糖 才融和的好”
一位中年妇人进门
以为是莫汉的母亲
起身就要致意
莫汉示意我坐着
“好奇的邻居过来瞧瞧”
“我母亲在外放羊”



茶毕，莫汉带我屋里看看
攀上两层土楼的屋顶
房后一排棕榈树和一块
深绿的田地 我好奇的问：
“哪里来的水？”
“春天靠河 夏秋靠井”
莫汉解释着：“这田地
本都是二哥料理的 年前
二哥帮邻居挖井 挖了五尺深
崩土埋了二哥” 莫汉的声音转趋低沉：
“大哥和我不理田 进城当导游
这田地给了亲戚”
整齐的棕榈树
深绿的庄稼 微风中摆着...



“走 走 找我母亲去！”
和姐妹道别 带两皮囊羊奶上车
开过了来路的沙丘
莫汉才说：“母亲牧羊已出发三日...”
茫茫的大漠 我欲言又止
想到那个倒霉的李广
莫汉倒像是认识大漠的每个起伏
每一窝水草地
高处探探
低处仿佛查看羊蹄印
沿途问了一个旅店
然后在一个馒头山丘后 找着了
两个蒙面纱的妇人
坐在石堆上聊天



莫汉，他的母亲，姐夫，姐夫母亲

百头的羊，自妇人们足下
成扇形散布出去。
一下车 妇人们便站起
莫汉像孩子般的裹在黑袍妇人
两袖里 “这是我母亲
那是姐夫的母亲”
姐夫自远处奔跑过来...



母亲的手伸出来握着
两倍我手的厚度
可以感觉到深茧的纹理
我低头吻母亲的手背
遵循柏柏尔的风习

(哈哈 我已入撒哈拉三天
像是已冲泡了三趟的柏柏尔茶!)

不打扰他们
佯装替羊们照相
静静的走向那扇形发散的几何
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在世的时候也是挺艰苦的...

抬头辽望广袤的大漠
永恒 似乎只有干旱与黄...
沙地挣出一些小草
羊们啃食
一草到
一草 生来只为了死?
石缝 石缝
间 传来母子们
嘻嘻 呵呵
多重交替喜乐的音符
就在那一个
瞬间 似乎感应到了
永恒



张智威 Edward Chang

Drafted at Sahara Desert, April 5th, 2009

Completed on August 8th, 2009 @ Beijing